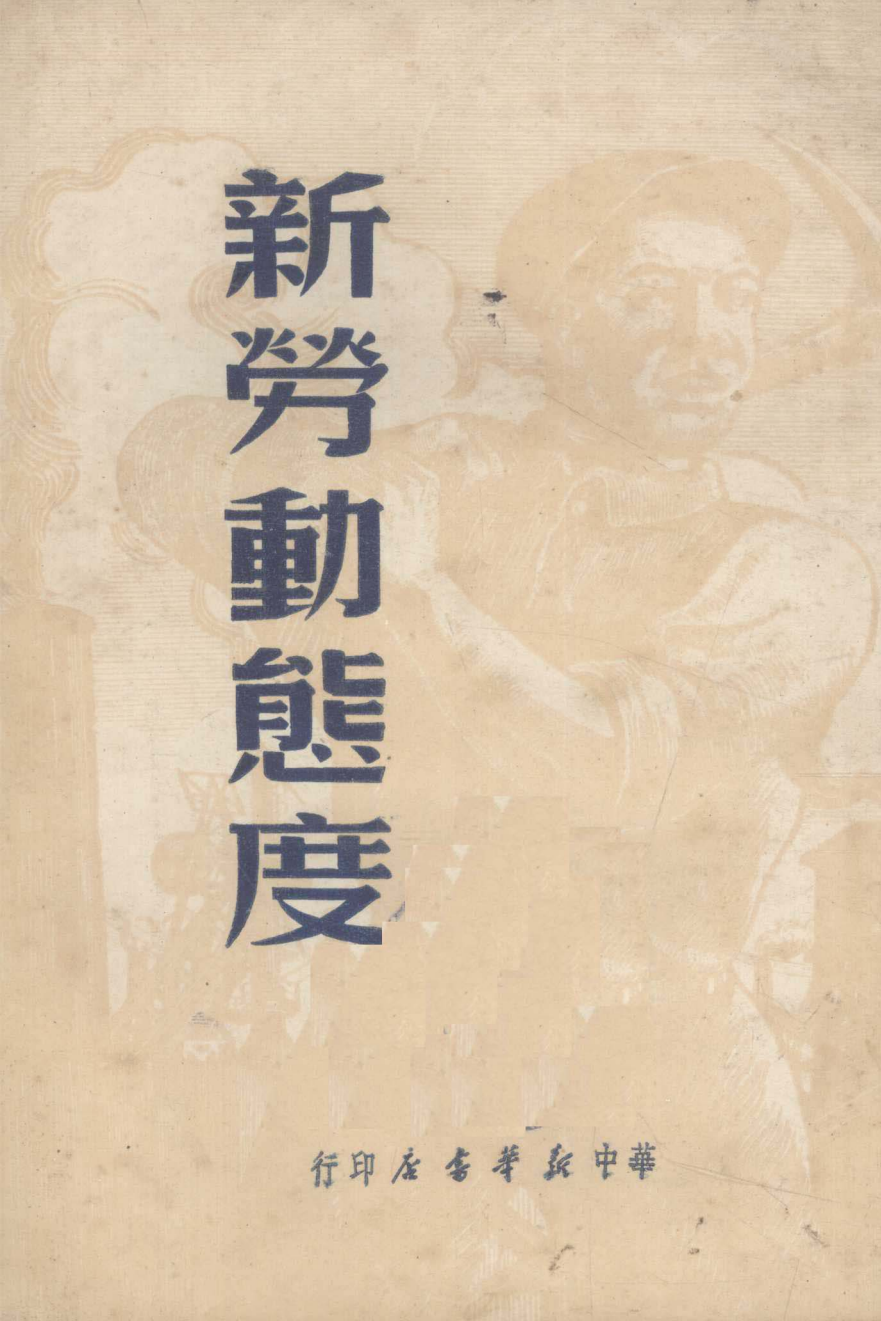


新勞動態度



中華書局印行

新勞動態度

中華書局印行

新勞動態度

編者 蘇南新華編輯部

出版者 華中書局

發行者 華中書局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

(本書根據蘇南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版本翻印)

1—5,000 (x)

目 錄

劉順亭的轉變

謝振林(一)

『醉漢』變好漢

曹 蔚 洪占武(四)

改樣了

楊緒仁(七)

今昔有天地之別

李玉林(一〇)

我們要向牠學習看齊

劉鴻年(一二)

我要是再不改就叫我『改不了』

劉全黎(一四)

共產黨把咱教育進步了

楊東閣(一五)

不能再『混』了

王興義(一六)

『成物不可損壞呀』

裴志偉(一七)

吃這點苦算什麼呢

楊峻崇(一九)

『沒有解放軍、那有今天』

姜運祥(二〇)

『我就是加勁幹』

宋金瑞(二一)

大家佩服呂培學

俞起(二三)

你要爭英雄他要搶模範

萬英和(二六)

洪山煤礦工人

張雲磊(二七)

新廠房開了工

孫成文(三一)

最關心自己的伙伴

南英(三二)

解放後的成大紗廠

徐放(三六)

五面獎旗

于允紹(三九)

八百功臣大會

直言(四一)

劉順亭的轉變

謝振林

四月三日，北海銀行發行局三分廠，在慶祝紅旗運動結束大會上，劉順亭得到『積極優秀者』的獎狀。他在一陣陣的掌聲中扭扭不安的走上講台，他說：

『我得了獎，覺得很慚愧，因為我出力還不夠……』他看了看大家又說：『我從家鄉來時，只帶了兩套衣服，前襟長後襟短，鞋子沒底，到工廠後，吃的飽，穿的暖，但思想却變壞了，不想幹活……真是「掉了瘡蓋忘了痛」，我吃人民的，穿人民的，却不給人民好好幹活，想想真是……』

說着他又望望自己的獎狀，好像有說不出的心事似的。

但大家却啪啪的又是一陣掌聲。因為大家非常歡喜他的轉變。

過去，大家一提到劉順亭的名字都要搖搖頭。那時他對工作成天價慢吞吞的，評工

資後，他怪話連天的說道：

『評個饅頭就幹饅頭活，評個地瓜就幹地瓜活。』

機器呼呼的轉，他却不經心，有時明明看出機器印出的成品不好，他裝看不見，讓牠糊里糊塗印下去。那時候，誰能相信劉順亭還能撈到獎狀，不措烏龜就算好了呢？

三月二日。紅旗運動動員大會上，工會梁主任的話，句句打在劉順亭的心上，每個人都捲入紅旗運動中，再要熊就丟人了。從那天起，他就不啃聲，下定了個決心，要在支前的紅旗運動中立個大功。

第二天早上，工作時間沒到點，他就到了機器房；那時夜班還沒下工呢？趁這個時候就去烤紙頭，本來這是練習生幹的活，他却不願自己閒着。每次接班後，他先要把機器仔細地檢查一遍，才開動機器。一天，他的機器上的版子不好使，印不到兩千張就壞了，可是他總是一次一次的要把他弄好，直到印出去的成品令大家滿意了，他才放心。就是機器順當的時候，他也小心翼翼的守在旁邊，雖然有練習生看守，他總不放心，他認為多兩隻眼總要好些，一次他病了，臉發白，股長要他回去休息，他說：

『只要我能站得起，坐得住，我一定要工作下去。』

對時間的節約及機器的愛護，他也費了不少心思，總是要把機器洗的利利爽爽，這樣每洗一次，要多印兩千張成品，過去每洗一次機器，只少要費一個半鐘頭，而現在大人在他的鼓勵與督促下，只要四十分鐘就可以把機器開動起來。

每天在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中，不時的可以聽到劉順亭的喊聲：

『加油啊！再努一把力紅旗就是我們的了！』

這樣使大家鼓了不少勁。

下班後他還是照樣忙個不休，過去動力股水池的水都是僱老百姓擔的，在春耕期間，老百姓很忙，廠方號召同志們自己挑水，劉順亭首先響應，水桶是修理股同志自製的，裝上水後足有二百斤重，他雖然同其他的同志夥着抬，但仍壓得氣喘喘的，而他的身體又是那樣瘦弱，就這樣他從沒有偷過懶。

想想劉順亭一個多月來工作，再看他那獎狀，那個同志不說幾聲好呢！

『醉漢』變好漢

曹蔚洪占武

——記工人馬士珩的轉變

濟市仁豐紗廠紡紗部保全工馬士珩，伸伸還未恢復疲勞的腿，一手端起桌上熱氣騰騰的飯碗，想起今天滿夠緊張的工作已經結束時，愉快而大口的咀嚼着。突然工友老蔡氣吁吁的跑來說：『清花二道彈花機，壓緊羅拉牙軸突然斷了，三道彈花機也跟着停啦！』

馬士珩叫道：『糟糕！這不影響生產嗎？』他連忙放下飯碗往廠裏跑，撩起袖子修理，忙到下午二點，彈花機和早先一樣有規律的動起來了。老馬鬆了口氣，把袖子拭一下額上的汗，對圍着他的工友們笑一笑走開了。機子修好，大家心也定了，默默盤算一下：『二道彈花機四分鐘出一個花卷，三道五分鐘出一個，假如馬士珩等明天上班再

修，那末十二個鐘頭就要少出一百八十個二道花卷，一百四十四個三道花卷，還要影響其他……」

成包部職員洪占武打破了沉寂說：「馬士珩不但這次表現好，從解放到現在，一共只請了三個鐘頭假。」

工友楊西元接着說：「解放後馬士珩幹活真是實打實，只有早到沒有早退，整天守着機子，什麼時候叫什麼時候到，下了班找他他也到，和過去成了兩個人，所以咱這裏把他頭上的「醉漢」抹掉，換了個「好漢」。」

工友們講起過去的馬士珩，愈講愈有勁：「馬士珩上班是點卯」，上班一溜寫上個『到』，一轉身連影子也找不着了。『馬士珩的毛房在大觀園（濟南著名商場）。』他說聲上毛房，一去幾點鐘，等他回來喝得爛醉，崗哨老遠看到他就閃在一邊說：『醉漢沒說頭，趁早讓。』碰上經理，他還硬着舌頭說：『喝酒！喝酒！』憑着他那份手藝，廠裏辭又不成，不辭又沒奈何他。有的工友接下去說：『十六年前，馬士珩才十八歲，離開泰安老家，到了仁豐紗廠當學徒，那時廠裏開始按裝機器，他整天守着機器，細心

研究，僅半年就跟着機匠一起裝車了，每天雖只拿二角五分錢，但他總是小心地一部又一部裝着，誰知道全部機器裝完，經理馬上把他調到運轉上去注油，每天還是個二毛五，養不活家裏六口人，沒辦法就離開仁豐，到本地一個農場去學種菓樹菜蔬，但到那裏工資仍低得不能養活家口。又不得不改行，於是又託人介紹到本鄉仁昌雜貨鋪學做買賣，到天津平安保險公司學繪圖，幹得也挺認真，但經理都薄待他。他還賣過鍋餅，推過小車，一直是困苦連天，最後不得已又回到仁豐。十六年的生活一片漆黑，老馬只有拿酒來解愁。

當馬士珩談到解放後怎樣轉變時，陰霾的臉上露出微笑。他復工後，感覺廠裏做事變了樣，機師主任也和工人商量商量，做事不再靠人事，而是憑本事憑努力了。生活已有了保障，工作做得好的還登報。尤其是轟轟烈烈的「二七」紀念啓發了他的覺悟，過去工人誰知道自己的節日？開大會更不要談，……馬士珩覺得什麼都在變：「解放前後是兩個世界，我也應當變個樣，能使勁的時候不使還等何時？」工人們說：「變的不祇馬士珩，女工們也都積極了。過去姊妹們巴不得機器壞了，好少做些活，保全工即使半夜起

來修機子，還得挨夜班姊妹們的罵。今天你看他們眼巴巴的等着機子一動就上機了。」

改樣了

楊緒仁

從廠長到炊事員，全廠沒一個人不知道『怪話劉』的。但是大家都說：老劉技術真行，作起活來從沒落過後，就是嘴不好，慢慢一定能改吧。

棉服任務結束後，開全廠慶功會，招待功臣、勞模授獎；宴會看戲。功臣們上台講話，工友們比辦喜事都高興；劉成沒什麼表示。縫紉小組長趙傑對他說：『老劉！你怎麼不高興呢？以後咱們加油幹，起帶頭，將來也能這樣光榮。』老劉冷冷的回答說：『光榮不光榮，有什麼要緊？功臣不幹活當不了不給工資，勞模吃館子沒聽說有免費的！』趙組長有點生氣但沒發作，又說：『來不來你又跟我說起怪話啦！咱們都是老同伙，誰都瞭解誰，應該叫新區工友向咱學習才對！』老劉連忙擺手說：『新區工友登

輪，老區工友也得登輪，我沒看見誰給老區工友說個媳婦。」趙組長又說：「廠長說，全東北解放，咱工人階級也有一份功勞，這就是老工友的無上光榮呀！像劉英源老英雄，都在長春當了廠長……」老劉不等說完，就有點不耐煩的說：「算了吧，光榮就光榮吧！老趙！一半時也下不來新活，我想請假回家看看，三、四年也沒往家拿一個子，也不知家裏過的怎樣了。十九歲那年，爹給定的親，不知現在人家還給不給啦……」趙組長一聽，又跳高，又拍手，逗他說：「怨不得這幾天你老不高興，原來是這麼回事！別說不忙，就是忙，你娶老婆也能給假。好事，好事！我找科長去，你準備吧！」趙組長往工務科跑去了。

X

X

X

X

星期六開娛樂會，怪話劉回到工廠，一個工友也沒看見，他把包裹送宿舍後就奔俱樂部去。一進門，迎頭一陣掌聲，大家嚷着：「老劉回來啦！」「老劉大喜！」就把他包圍起來，於是主席提議說：「歡迎老劉唱段『別窩』吧！」一陣掌聲過去，再沒人吵嚷了，大家都等着這位新婚歸來的「怪話劉」唱「別窩」。

但是老劉沒唱，却說話了：

「工友們：我今晚真唱不出來，我想談談回家後的情形。我到家裏一看，我家已經由大院外搬到大院裏；三間上屋，兩間倉房，馬圈裏拴着兩匹馬。爹比前精神多了，哥哥當了農會委員，已經結婚，小孩都快二生日了。弟弟妹妹穿的不再是補的五色衣了。爹問我三年來都幹了些什麼，如果要走錯路，那就對不起共產黨了。我告訴爹說：「這幾年我還是耍手藝，是給解放軍作衣服」，爹聽了很高興。嫂子給我打酥餅，哥哥殺了一隻老母雞，我們吃了團圓飯。第五天給我結的婚，辦事情的那天人客特別多，全是鄰近的貧僱農。結完婚，我給弟弟妹妹裁了兩套衣服。這一下子不要緊，傳出去，不少老鄉求我給剪衣服。好，咱也不會別的，我都給他們剪了。晚上農會有時開會，主席還非請我參加不可，說是工人階級覺悟高，是農民的老大哥，不是叫我講講話，就是讓我也提點意見。我真講不出個啥，我就說：「我們被服工人保證隊伍冬穿棉，夏換單，不冷着不熱着；農民按時交公糧，不讓隊伍餓着。隊伍穿上我們縫的衣，吃上你們種的糧，飽飽暖暖好給咱打天下，保天下，咱永遠過好日子。」一轉眼就是十多天，現在我又回

來了，我又回來給自己隊伍作衣服來了。我從今以後，決不再說怪話了，再說怪話我對不起共產黨和翻了身的爹爹哥哥。我謝謝過去幫助我進步的趙組長！」

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怪話劉結束了他的談話，同時也取銷了『怪話劉』的外號。

今昔有天地之別

橋樑廠機械場 李玉林

同是一樣工人，我感到今昔有天地之別，今天的工人和以前的工人真是大不相同，以前的工人，是個臭工人，窮手藝棒子。社會上都不把工人放在眼裏，眼睛裏只有當官的、大富商、大地主、和那些少爺小姐們，就沒想過世界的發達，一切建築，全賴工人，假設沒有工人，他們還想坐火車、住高樓、燒煤爐、用電話、坐汽車？這一切的享受，那件不是工人給他們的呢？還有個好的比較，以前的工人要定媳婦，這真是一件難事，人家有姑娘，都不願給窮工人，怕受餓受凍受苦，所以工人要定一門親，得費

好多麻煩，確實工人真窮，每月掙的五六十斤糧的錢，在最後掙三四十斤糧的錢，有妻有子，的確得挨餓。現在呢，我們像到天堂一樣了。我們不分大小職位，同坐一起開會，互相討論問題，解決困難，隨便說話，甚麼事我們都可參加，不是過去，一黨專政，甚麼事都聽人家擺佈，不敢打聽問問。現在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作了主人，甚麼事都有發言權了。我們要有啥困難事情，上邊馬上就給解決，可是我們在工作上拿沒拿出來作主人翁的態度呢？工作是不是真像給自己家作活呢？要我看，已經變了，不像以前還得當頭的時時刻刻監視着幹，一時不看就不幹。工人看着頭，頭還得看着大頭。大頭呢，是要求多幹點活，他好多剝削點餘利。工人得不到便宜，誰也不努力幹，每天混飯吃，泡蘑菇。現在用不着頭腦監視，自己就知道努力積極作活，吃的也飽。幹活也有勁，也認真。就是社會上，一般人也知道工人是偉大的了，能創造建設一切的東西，也不說是臭工人窮工人了，說是工人不用本錢，有雙手走到那地方都有飯吃，所以近些日子，工人定親也非常容易，還都願意給工人呢！這真是工人階級的翻身喜事，凡我工人同志，應該更加努力生產，支援前線，解放全中國苦難的工友。

我們要向他們學習看齊

被服廠第四縫紉部 劉鴻年

我們工廠中，提起了徐大爺沒人不知道。他五十多歲，高高的個子，走起路來和年青人一樣，作起活來不知道什麼叫累，名字叫徐銀臣，他在我們工廠固定工（月薪工）中是一個模範工友，他每天上下班沒有遲到早退過，當天事當天做完，從不拖延。徐大娘因為在未解放前，家中住了些國民黨匪軍，把家糟塌的不成樣子，氣了一場大病，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兒子上中學，家中沒人照應，工友們都勸他，叫他請兩天假，可是徐大爺堅決的說：『老婆病算不了什麼，現在咱們的隊伍已經南下，咱爲了支援南下的弟兄，到時要換上單衣，比什麼都重要！』打包組無論什麼工作，他都領着頭去幹，很小的地方也要檢查，軍衣打成包後，沒有一點差錯。旁人休息他也不肯休息，他看見工作不積極的工友，特別有氣，常說：『挺大的人比誰也不少掙着人民的錢，不好好的幹，算是